

傷寒論淺註補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三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三九 吳靈石 金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癸酉鄧其章雲龍泰校

辨少陽病脈證篇

補曰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胆經胆附於肝人皆知之惟三焦則晉唐以後無人知之遂以為有名無象乃人身內之空腔子色赤屬火而分上中下三停故名三焦至本朝王清任醫林改錯痛詆其非直謂內經所言三焦託空之說無其府也蓋王清任從軍剖死人層層剝視故力詆腔字亦色之誤而其所著醫林改錯又言另有氣府聯接小腸即雞冠油也氣府雞冠油下連大腸前連膀胱此油中有竅凡人飲水至胃即另有竅道將水分出走入油網而不入膀胱水絕不入小腸也今人以為水從小腸臍下乃飛渡入膀胱真是痴人說夢西洋醫書亦言中國人妄言三焦實無其物又言人身有連網中國不知也西醫之言曰人身內外皮裏皆有連網相連凡骨肉之間臟腑之內莫不有連網以聯綴之凡人飲入之水皆從胃散出走連網中而下入膀胱中國不知水由連網中行謂水至小腸之下乃分清濁而飛渡入膀胱此說非也又中國言膀胱有下口無上口亦非也膀胱上接連網其上口即在連網中水從此入也按西醫及王清任皆斥三焦之謬而自稱氣府連網為中國古今所不知此誠足罵盡今醫矣然不可以薄內經仲景之書也西醫不知中國有內經仲景之書而王清任又不考古自鳴得意不知其所謂氣府連網已具於

內經仲景之書。即三焦是也。內經仲景之書。不名氣府。不名連網。故西醫與王清任皆不知之也。內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此即西醫與王清任所指之水道也。晉唐以後。並此水道而亦不知者。則以醫士淺陋。不考焦字之義。故致貽誤。蓋內經焦。古作𩑦字。從來有層折可辨也。從韋。以其膜象韋皮也。從焦。有縐紋如火灼皮也。西醫以連網二字形之。古聖只一个𩑦字。已如繪其形也。後又改作膈字。集韻云。膈者人之三焦。通作焦。引醫經上焦在胃上口。中焦在胃中脘。下膈當膀胱上口。已將三焦之形指出。省文作焦。而後人遂不可識。亦何不攷之甚也。西醫又言連網從內出外。則為皮裡肉外之膜。包裹瘦肉。其兩頭即生筋。而著於骨節之間。此即內經三焦主腠理之說也。腠者皮肉相湊接也。理者有紋理。乃人周身膜網。有縫隙竅道也。按之西醫諸說。而雞冠油。與連網。皆即三焦也。但西醫王清任。不知三焦發源何處。管領何事。惟內經仲景。則精之至矣。蓋三焦之根。起於腎中。腎系貫脊通髓。名為命門。故曰三焦根於命門。從命門而發出膜絀。是生脇下之兩大板油。又生膈下之網油。

通於膀胱。是從此中有細竅相通。故曰腎合三焦膀胱也。膀胱之後。大腸之前。其膜中一大夾室。女子名血室。男子名精室。又名氣海。道家名丹田。乃血氣交會。化生精氣。孕育之所。此為下焦至要之地。轉從焦膜中。能入血室。而膀胱之水。又賴氣海之陽氣以蒸之。又有衝任兩脈。導血而下。以入於此。導氣而上。出於胸膈。凡熱入血室。衝氣上逆。水不化氣。皆責於此。此下焦至重之所也。從膈上至胸前之鳩尾。環肋骨。至腰脊。是為中焦。其膜根於腎系。而發出如網。與小腸胃脘相連。

接有細竅通於腸胃。故曰泌別糟粕。蒸津液也。此為中焦。此膜上又有脾臟居之。脾氣發生膏油。凡有膜網處。無論上中下。及內外膜網。其上皆生膏油。左傳所謂膏肓也。肓言其膜屬三焦之物。膏即言其油。乃屬於脾。凡化水化穀。皆是膏油發力。以薰吸之。所謂脾主利水化食者如此。而其路道則總在中焦之膜中也。此膜着背脊處。上行至肝。是為肝膈。肝體半在膈上。半在膈下。膈發於肝。循肋骨。而至胸前之鳩尾。下遮濁氣。上護心肺。為陰陽之界限。肝氣之通於膈。以入腸胃走血室。路道皆在膈膜。與中下之油網中也。胆氣從肝系入膈走膜中。入胃化穀。所謂木能疏土者。此也。而西醫則云。胆有汁水入胃化穀。言氣言汁。理皆不悖。此胆與三焦相合之路也。膈又名膻。從膈而循腔子。上肺系連心系。生包絡。皆此膈之膜。上入而生之物也。故膈名膻。而包絡居中。即名曰膻中。又曰包絡。與三焦相表裡。以其皆是膜之體而相連也。包絡宣心血而下行。隨衝任以入於血室。灌溉上下四旁。其路道皆從膈膜而下。火即隨血而下交焉。膻下之氣上於肺。為呼吸。並外達皮毛。為衛氣。皆要從膈中而出。氣不得出於膈。則為水結。火不得下於膈。則為火結。此痞結陷胸之所由來。皆指膈中而言者也。從膈膜上肺系又上咽。直貫髓海。走空竅。凡是目中耳中腦中。所有薄膜包裹者。西醫名為內皮。又名為腦氣筋。下通於胃。通於心肝。而不知內經。只名為經。名為絡。言其在三焦膈膜中。有絲條管竅。上入於腦也。此皆在內之膜。上中下無所不周者也。至於焦膜從內透出於外。包裹瘦肉者。兩頭生筋。凡筋抽惕。皆是膜中之証。瘦肉外肥肉內夾縫中有紋理。名曰腠理。其外為肌。肌外為皮。毛營血從內出。外有血絲導之。而至於肌。以為衛之應。

此血絲管大而直者名經。小而縱者名絡。皆行於膜中。出腠理而居於肌肉者也。衛氣從內出外。從微縫中出肌肉。而達於皮毛。衛氣隨呼吸而更換營血。則一日二周。迴而營衛之行。又皆在腠理中往來。故能往來寒熱。內經謂少陽為樞。正言其從陰出陽。責在腠理如戶樞。當內外之界也。從下而上。責在胸膈。亦如戶樞。當出入之界也。凡此皆是少陽三焦膜中道路。為臟腑周身內外之關鍵。故傷寒六經。皆有少陽証。而仲景不列入少陽。使各從其類也。但讀者如不知少陽三焦。則六經之証。皆不能通矣。然此上皆論三焦之形。而非少陽之氣化也。因再補言氣化曰。少陽者。天地生陽之氣。從陰出陽。發生萬物。故曰少陽。於一歲為春。屬正二三月。於一日為寅卯辰時。皆陽氣初出。發生之際也。蓋天之陽氣。當冬令亥子丑月。潛於地下。黃泉之水中。至建寅月。陽氣從水中透出於地。草木秉此陽氣。而萌芽發生。至卯月。則陽氣正暢。草木條達。至三月。則陽氣已旺。草木敷榮。於是由木令而交火令矣。觀其出於冬而交於夏。為水生木。木生火之象。故少陽之初。水木之陽也。少陽之終。木火之陽也。人秉此氣。於是而生三焦與胆。三焦根於腎系。秉水中之陽。達於氣海。上合肝胆。為水生木。內經所謂少陽屬腎。即指秉於腎陽之義也。合於胆木。全是生陽。而胆乃布氣於胃中。為木能疎土。以化水穀。上達胸膈。以至心包。為木生火。相為表理。內經所謂少陽之上。火氣治之。即指胆木生火而言也。蓋水生木。為少陽之根柢。木生火。為少陽之極功。水火調和。風木不鬱。則少陽舒暢。百病不生。仲景此篇所論。首言少陽氣化之病。繼言三焦膜中交通之訣。欲人推此以求之各經。而証無不明。非畧也。言簡而意已賅也。

少陽者一陽也。少陽之為病。奈何內經云少陽之上相火主之苦從火化火勝則乾故口苦咽乾。又云少陽為甲木風虛動眩皆屬於木故目眩也。少陽氣化之為病如此

此節為少陽證之提綱。主少陽之氣化而言也柯韻伯云太陽主表頭痛項強為提綱陽明主

裡胃家實為提綱少陽主半表半裏之位仲景特揭口苦咽乾目眩為提綱至當不易之理也蓋

口咽目三者不可謂之表亦不可謂之裡是表之入裡裡之出表處所謂半表半裡也三者能開

能闔恰合樞機之象苦乾眩者皆相火上走空竅而為病也此病自內之外人所不知惟病人自

知診家所以不可無問法三證為少陽病機兼風寒雜病而言

補曰少陽是三焦腎系命門之中水中之陽故曰少陽從腎系達肝系而與胆通水中之陽上

生胆木是為春生之陽故曰少陽胆寄於肝秉風化而生火故又為風火之主若少陽三焦與胆

皆不病則風火清暢生陽條達人自不知不覺也設病少陽胆木之火則火從膜中上入胃口而

為口苦咽乾設病少陽胆木之風則風從膜中上走空竅入目系合肝脈肝脈貫腦入目胆經與

之合則風火相煽而發目眩眩者旋轉不定如春夏之旋風乃風中有鬱火之氣也此少陽胆經

自致之病仲景以此提綱既見胆中風火之氣化又見三焦膜膈之路道凡少陽與各經相通之

理欲人從此會通之矣

少陽之脈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少陽中風風擾其竅道故兩耳無所聞少陽之脈起目銳眦目赤少陽之樞機不運故胸中滿少陽相

內合於居而煩者為少陽自受之風和不可吐下以傷上下二焦之氣若吐下以傷則因吐而傷少陽三焦之氣悸因下

少陽胆木之氣內合厥陰之汗而驚

此言少陽自受之風邪。戒其不可吐下也。上節提其總綱。專就氣化而言。此節補出經脈病治。就經脈而言也。

補曰胸中滿。句。最是少陽關鍵處。胸前有膈。膈膜上循腔子。為胸中。此膈膜連於心包而附近胃中。邪在膈膜中。故胸中滿。上替入心包。故心煩。此在膜中。不在胃中。故不可吐下。若吐下傷胃之陽。則膀胱水氣上凌而悸。傷胃之陰。則心包之火飛越而驚。脩圍於胸中。不知是膈膜。又不知膈膜中是水火遊行之路。故未能解明也。

少陽傷寒。脈現出本。絃並現出寒。細少陽之脈。頭痛。少陽之上相。發熱者。露出相火。屬少陽。自受之少

陽主樞非不可發汗。惟小柴胡湯加發汗。以導其津液。則發謔語。夫樞者少陽。此樞者不屬胃。胃之

其重胃和則能樞轉。愈胃不和則少陽三焦之氣內煩。少陽胆氣失而悸。推而言之。胃為五臟六腑

之一說也。而病合厥陰心包而煩。其決斷之職。而悸之本皆可以少陽屬胃之

此言少陽自受之寒邪。戒其不可發汗也。合上節所謂少陽有汗吐下三禁是也。漢文辭短意

長。讀者當於互文見意。

正曰此屬於胃。非言轉樞少陽者。其權屬於胃。乃言發汗謔語。其和轉屬胃也。蓋少陽三焦膜

腠之中。為水火往來之路。發汗則水外泄。而火內盛。故合於陽明之燥。而發謔語。若汗後陽明胃

不燥。則清和而愈。此胃無燥熱。不與三焦合邪也。若胃不清和。而有燥熱。合於三焦。從胸膈上入

心包。則煩矣。而亦有陽隨汗泄。內動水氣而悸者。總皆發汗傷其水火之所致也。謔語煩悸。各詳

太陽篇。此不列方。正令人會通各經。而仲景少陽篇。暑而不暑也。

少陽為病何 本太陽標陽 病不解。與少陽相火為一 轉入少陽者。少陽不得 脇下硬滿。氣不和則

以謂之轉屬 乾嘔不能食。不能由樞 往來寒熱。然 尚未吐下。中氣猶未 脈沉緊者。樞逆於內不 與小柴胡湯。達太陽之氣使

之從樞以外出

此言太陽之轉屬少陽。非少陽之自為病也。

〔正〕曰。修園於少陽。執定樞字。扭捏解之。而於少陽為樞之理。實不知也。蓋內經樞字。是比譬語。

言少陽三焦主膈膜中。出則為表。入則為裡。如戶樞之居間。而內外相接。非真別有樞機之輪也。

修園樞逆樞轉等字。將樞字死解。非也。此節是言三焦有膜。膜上有膏。邪從太陽肌肉。入於膏油。

而內著脇下。居板油之內。則脇下痛滿。膏油主消食。故不能食。邪從皮毛而入於膜。是為腠理。居

陰陽之界。故往來寒熱。膜縫內氣逆而上。則為乾嘔。脈沉者。邪已內陷之象。脈緊者。正與和爭。尚

欲外出之象。故以柴胡湯。清利疎達。而膜中油中之邪。仍透出而解矣。此少陽為樞之義也。幸勿

將樞字死解。

小柴胡湯方

本論無方此方列於太陽篇中今補其方名

論以口苦咽乾目眩為提綱。言少陽之上。相火主之。少陽為甲木。諸風掉眩皆屬於木。主風主火。

言少陽之氣化也。論云。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恐。此

言少陽自受之風邪也。論云。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

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此言少陽自受之寒邪也。論云。本太陽病不解。轉屬少陽。脇下痞

硬。乾咽不能食。寒熱往來。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此邪從太陽轉屬。仍達太陽之氣。從

樞以外出也。論云。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此言當

審汗出溫鍼四者之逆。而救之也。少陽未列專方。當於太陽等篇求之。

補曰。少陽未列專方之故。能詳吾篇首總論。其義自明。陳註脈弦。即為自收之寒。又曰。從樞外

出。樞字已辨。讀者皆當會通也。

若已吐下發汗。三禁之經。外天加溫針。助火兼傷經脈。譫語。以譫語為此柴胡湯證。不見罷。此為少陽壞之

病。審其或犯吐下而逆。或犯發汗而逆。或犯溫針而逆。隨其所犯而以法治之。

此言已犯吐下發汗之禁。當審其救治之法也。補出溫針。見溫針雖不常用。而其為禍更烈也。時

醫輒用火灸。更以人命為戲矣。

補曰。此節柴胡湯證。乃少陽三焦膜網中之正方正治也。若柴胡證罷。則邪逆於腑。為三陽壞

病。邪逆於臟。為三陰壞病。譫語者。邪逆於臟腑之一端也。即不譫語。而知其另犯何逆。皆當以法

救之。法在何處。蓋仲景已詳於二陽三陰各篇中。按各經法治之可也。仲景於此。只提數語。而凡

兼見二陽三陰各證治。義已賅舉。欲人會而通之也。

太陽主開。陽明主闔。三陽合病。則開闔樞俱病矣。關脈見太陽之浮。陽明大之脈俱上。於少陽之關上。是二陽開

於少陽。樞內不能出也。入而不出。內但欲眠。睡。開目為陽。合目為陰。目合。行於陰。則外失所汗。

補曰少陽半表半裡。若從半表而外合於陽明太陽。則為三陽合病。其脈亦應三陽主外之象。而浮大上關。上則寸更浮大。皆主在表也。三陽經皆起於目。而三焦膜腠上通耳目。空氣聲音從耳入耳。壅塞則聾。神魂從目出。目沉迷則但欲眠。蓋邪熱在裡。則神魂不得入。而虛煩不眠。邪熱在表。則神魂不得出。而但欲眠。神魂者。陽也。與衛氣為一體。神魂內返。則衛氣不出而衛外。故目合則汗。其汗之道路。又從膜而蒸其肌肉。從肌肉而滲出皮毛。總見少陽三焦膜網外通二陽。凡一切由外入內。由內出外之理。皆可知矣。即太陽陽明。關於少陽膜間之証。亦從可知矣。少陽証所以不詳者。凡二陽兼証。已具太陽陽明篇中。故不具論。讀者當會其通也。

此從少陽而推廣傳經之義也

補曰此節言少陽從半裡而入陰經也。少陽三焦之膜網全與三陰各臟相連。若外無大熱而

其和熱從膜網入心包則煩入腎中則躁蓋三焦之膜發於腎系上生胸膈又從胸膈循臍子而上生心包絡故和能從膈膜而內入心腎也舉此入陰之一端而凡入太陽入厥陰無一非從膜

而入皆可一隅三反矣。合上一節。總見少陽三焦是人通身之膜網。或從半表而出陽。或從半裡而入陰。將少陽真面目全盤託出矣。仲景此篇。何曾獨略哉。

然亦有以次相傳者

傷寒三日。為少陽主氣之期。亦陰陽交換之時也。若病氣適經而行。則

三陽為盡。三陰當以受邪。邪入太陰。則不能食而嘔矣。乃

其人

反能食而不嘔。

其病邪不隨經而入於太陰。太陰為三陰之首。既不受邪。若此。即

此知其為三陰。俱不受邪也。

此言少陽亦有以次而傳。與上文互相發明。

述此當與太陽篇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

盡節合看。則傳經了然。

補曰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此二句。又將少陽真面目全行託出。見少陽三焦之膜網。外通陽

明太陽之表。內通太陰少陰厥陰之裡。三陽為盡。謂從太陽之皮毛入陽明之肌肉。至少陽之膈

膜。是三陽之界限已盡矣。若邪從膜而上入包絡。入肝膈。則為入厥陰經。若邪從膜而上循包絡

以入心。循膜之根源以入腎系。則為入少陰經。若邪從膈膜而入板油細油。則為入太陰脾經。故

曰三陰當受邪也。譬如入太陰脾。則嘔不能食。今反能食而不嘔。是邪仍在膜。不入太陰經。邪在

膜中。不入於內。此為三陰不受邪也。上節言煩躁。是入厥陰少陰。此節言不嘔能食。是不入太陰。

再合上三節。三陽合病觀之。則凡出陽入陰。全從膜中往來。而少陽三焦之義明矣。故各經皆有

少陽証。而少陽篇寥寥數節。正是一以貫之也。

傷寒三日。

乃少陽主氣之期。若脈弦大為病進。今

少陽

本按

脈轉而

小者。

不惟不入於陰。即少陽之病亦

欲已也。

經曰大為病進。小為病退者也。

此承上文而言。少陽之病欲自己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蓋以少陽之氣旺於寅卯至辰上而其氣已化陽氣大旺正可勝邪故也

此言少陽病之得旺時而愈也。

愚按少陽病脈證并治法仲師原論只十條。註家因寥寥數條疑其散失不全。或疑為叔和散編入諸經。辨論不一。余向亦信從之。自甲寅至庚申。每診病後。即謝絕應酬。與傷寒論金匱二書為寢食。方知前此之所信從者誤也。今姑節錄其說而辨正於後。起今古而同堂。諒韻伯平伯諸先生當亦許余為直友也。柯韻伯云六經各有提綱。則應用各有方法。如太陽之提綱主表。法當汗解。而表有虛實之不同。故立桂枝麻黃二法。陽明提綱主胃實。法當下解。而實亦有微甚。故分大小承氣。少陽提綱有口苦咽乾目眩等證。法當清火。而火有虛實。若邪在半表。則製小柴胡以解虛火之遊行。大柴胡以解相火之熱結。此治少陽寒熱往來之二法也。若邪入心腹之半裡。則有半夏瀉心黃連黃芩等劑。叔和搜採仲景舊論於少陽太陰二經不錄一方。因不知少陽證故不知少陽方耳。著論翼將小柴胡湯。大柴胡湯。及桂枝乾薑湯。柴胡桂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黃連湯。黃芩湯。皆移入內。陳平伯云少陽一經居半表半裡之界。凡傷寒在經之邪由陽入陰者。每從茲傳入。名曰陽樞。不離半表。而仍不主乎表。故不可發汗。不離半裡。而又不主乎裡。故不可吐下。惟小柴胡和解一法。為本經的對之方。然病機有偏表偏裡之殊。即治法有從陰從陽之異。所以麻桂承氣無加減。而小柴胡湯不可無加減也。總之往來寒熱為本經所必有之證。故柴胡一味為本方所不減之藥。其餘則出入加減。隨證而施。愚按柯韻伯以大小柴胡二方為少

陽羊表之方。半夏瀉心湯等。為少陽半裡之方。又云少陽主寒熱。屬於半表。則寒熱往來於外。屬於半裡。其寒熱雖不往來於外。而亦相傳於中。故黃連湯。半夏瀉心湯。黃芩湯。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所治痞利嘔等證。皆是其說。却亦近道。然而淺矣。至陳平伯所言傷寒在經之邪。由陽入陰。從茲傳入。皆係門外話。至云惟小柴胡和解一法。為本經的對之方。病機有偏表偏裡之殊。治法有從陰從陽之異。其說亦為近道。然而泥矣。二家不知小柴胡是太陽病之轉樞方。陽明及陰經當藉樞轉而出者。亦用之。少陽主樞。謂少陽之方。無有不可。若謂少陽之專方。則斷斷乎其不可也。近時註家。凡論中有柴胡之方。俱彙入少陽甚者。四逆散亦附其內。反以仲師活潑潑之妙。成為印板。論中露出柴胡證三字。儼如雲端指示。究竟柴胡證。何嘗是少陽證耶。移易聖經。亦自貽荒經之誚耳。

[正] 曰柯韻伯陳平伯之說。原無大差。但必將各方。攔入少陽。則不可也。蓋少陽之界。出則為陽明。太陽入則為少陰。太陰厥陰皆從膜中相通。故各經皆有少陽証。不知少陽三焦之膜。不能通各經之理。既知少陽三焦之膜。則又當隨膜之所在。而分屬各經。亦不得將各經之方。攔入少陽也。柯陳自有未合。而陳修園必要將柴胡證。翻刻為非少陽證。亦又過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四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愚 仝校字
元庫靈石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辨太陰病脈證篇

補曰太陰者陰之極大者也。太陽如天。太陰即如地。天無所不包。故太陽起於至陰。而極於皮毛。地無在不有。故太陰內連各臟。而外連皮毛。太陰者脾臟也。俗名連貼。西醫云脾形曲如帶。居胃後。在連網之上。內經云脾之與胃以膜相連耳。膜是三焦之物。膜上之膏油即脾之物也。蓋言脾臟則形名連貼。而言脾所司之物則內為膏油。外為肌肉。脾旺納穀。化生膏油。從內達外。生出肥肉。名肌肉。是內外皆脾之物所充周也。故曰太陰言其大無不至。是象夫大地也。顧言其體則曰地。而言其用則曰土。內經云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濕者脾之本氣也。土之有溼則為膏壤。脾秉溼氣是生膏油。膏油滑利。則水道暢。故脾土主利水。膏油生於膜上。膜內有熱。水不通。則蒸發膏油之色。而為發黃。膏油外達。是生肌肉。凡肌肉之邪皆屬脾分。故桂枝湯多補託脾氣之藥。脾之膏油內連腸胃。腸胃中食物賴膏油之溼腐之。若膏油不能灌溉腸胃。則枯燥結硬。膏油乾縮。名曰脾約。言脾所司之膏油收縮。則大便硬也。膏油中有血絲管。營繞於內。名曰絡脈。在軀殼外者名陽絡。在軀殼內者名陰絡。此血絲管入為生發膏油之本。血屬心。膏屬脾。血絲管生膏油者。心火生脾土之義也。西醫言食入則脾擁動發赤色。放出熱氣。遂生甜肉汁。入胃中化穀。即內經火生土之義也。如火不生土。則胃中食不化。不思飲食。或嘔

或瀉。蓋脾之膏油。不能薰吸飲食。而寒濕之氣。返注入腸。故腹泄。膏油中有滯着。則腹脹滿。以部位言。則司大腹。外主四肢。居中央者。運四方也。脾與胃相為表裡。是為燥濕互相為用。究濕之氣。化非寒。非水。乃水與火交。而後成濕。馬長夏之時。所以濕氣用事者。正陰陽交媾之時。水火相蒸之候。故土居中央。夾者陰陽交會之義。鶩鶩為不獨宿。亦取陰陽交會之義。蓋陰陽二字。雙聲合為一音。即中央字也。土居中央者。即陰陽相交。水火合化之義也。譬有鹹魚一條。天晴久而欲雨。則鹹魚必先發濕。鹹魚中之鹽即水也。其發濕者。熱氣逼之。而水出與火交。故濕也。又如乾茶葉。一經火烘。即行回潤。是茶葉中原具水氣。烘之即潤。又是火交於水。即化為濕之義。此天地之濕土。其氣象如此。而人身之濕土。亦象此也。人身之水氣。從油膜中行。人身之火與血。亦有脈絡繞行油膜之中。是血與氣會於膜。而遂生膏油。即是水與火交。而生濕也。火不足則濕不發。水不足則濕不流。此太陰之上。濕氣治之。其義如是。必先明焉。而後可治太陰病。惟足太陰屬脾土。而手太陰則屬肺金。傷寒無肺金証治者。非手太陰不主氣化也。無金之清。亦不能成土之溼。特肺與膀胱合於皮毛。又與大腸相合。肺病多見於二經。而本篇却不再贅。讀傷寒者。當會通也。

太陰

氣

之為病

太陰主地。而主腹。故腹滿。為本証之提綱。然腹之所以滿者。地氣不升也。而吐食不下。不升則不

腹滿

地氣不升。則天氣不降。不降故上者不能下。而吐食不下。不升則不

時腹自痛

若誤以痛下之。則脾土愈虛。必於脾

下之

不能轉運。必於脾

胸下結

此以氣而言也。更以經言之。足太陰脈入腹屬脾。絡胃。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

硬

循胃口。上膈屬肺。其義亦同。至以藏而言。雖脾也。而肺亦屬焉。該於經氣之中。不復再贅。

此太陰証之提綱也。

補曰腹字是言腸胃之外皮膚之內。凡是膏油重疊複厚故名曰腹。脾所司也。飲食入胃。此膏油薰吸之。而水乃化氣走入下焦。食乃化液以奉心血。若太陰病。脾之膏油不能薰吸。則食不下行。久而吐出水穀停於腸中。而寒熱又下注入腸。則自利益甚。寒氣攻阻。則時腹自痛。若用涼藥下之。則腹中膏油得寒而結。有若水凝。故結硬言胸下者。即指全腹而言。如金匱之大建中証是也。是皆指膏油膜網中言也。淺註解腹字不確。故於太陰脾土所司何物。亦不能明。所以多含糊語也。

太陰中風

風淫末疾故

四肢煩疼

其脈為浮可知矣。今輕手診其

陽

分則微矣。知風邪之當去矣。重手按其

陰

分則微矣。知氣血之衰少矣。又統其部位上過寸下過

尺而長者

是脈絡相通故

為欲愈

此言太陰腹滿之內證轉而為四肢煩疼之外證。微澀之陰脈轉而為長之陽脈。由內而外。從陰而陽。故為欲愈之候也。按是後言太陰中風未言太陰傷寒。至第六節方言太陰傷寒。學者當知仲景書互文見意。

知仲景書互文見意

正曰註陽脈微為風邪當去。此想像語。非定論也。註陰脈澀為血氣衰少。夫血氣既衰少。則不得復見長脈。長既為脈絡相通。則不衰少也。此淺註自相矛盾。實於脈法不明。不知仲景論脈皆是與証合勘。反正互參。乃得真諦。此節言太陰中風脈若陽大而陰滑。則和盛內陷矣。今陽不大而微陰不滑而澀。則不和盛不內陷矣。然微澀雖不和內陷。又恐正虛亦不能自愈。必微澀而又見長者。乃知微澀是不和盛。不是正氣虛。長是正氣足。不嫌其微澀。故為欲愈。此等脈法層層剝

辨。非如後世之死訣也。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何也太陰為陰中之至陰。陰極於亥。陽生於子。至丑而陽氣已增。陰得生陽之氣而解也。

此言太陰病解之時也。

陳師亮云

此言太陰病解之時。太陰坤土。其象為純陰。亥為陰之盡。與

純陰相類。陰極則復。至子則一陽生。而為來復之時。四季皆屬土。而運氣以丑未為太陰濕土。子丑乃陽生之時。陰得陽則解。故主乎丑而不主乎未。以未為午後一陰主之時也。從亥言之者。陰極則陽生。故連類而及之也。

正。曰陰得生陽之氣而解。說似近理。而實非也。下篇少陰病欲解從子至寅。乃為陰得陽則解。

以坎中原藏一陽。故得一陽之氣。而成為腎經坎水生陽之氣。化故乘旺而病解。至於太陰經。則係陰中之至陰。旺於陰而不旺於陽者也。故從亥至丑。皆夜氣所存。是為至陰。脾經得夜至陰之氣。則旺相而病解也。凡六經皆乘旺而解。豈獨太陰不然哉。若是乘生陽之氣。則當從子起。不當亥起矣。故人有白晝不能食。至夜能食者。得脾陰之旺氣故也。修園於六氣司天之義未明。故於六經旺時。亦不能解。須知少陽是生陽之氣。出當寅位。蓋乘日之初出。乘春之初至。而少陽遂司其氣。逮寅卯以至於申。而少陽生物之氣盡矣。故曰寅申少陽司天也。陽明者。陽氣正盛。如日之正明。起於卯而極於酉。故卯酉陽明司天。太陽者。陽之至極。故當辰而盛。陽之盛者。不能驟衰。必至戌位。陰已盛。而太陽之氣。乃入於地水之中矣。故辰戌太陽司天。若夫陰氣。則生於午。於易為離卦。離中一陰。漸至於亥子。而少陰之氣盛矣。故從午至子。為少陰所司也。由少而壯。是為太陰。